

鐵血精忠傳 (十五)

戴笠史事彙編

喬家才

仰光電臺暢通無阻

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凌晨日本飛機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損失慘重。接着日本向英美宣戰，展開太平洋上的侵略大戰。十日炸沉英國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及「却敵號」巡洋艦，十二日佔領九龍半島，十三日佔領關島，十六日在北婆羅洲登陸，十八日佔領檳榔嶼，二十五日佔領香港，三十一年一月二日佔領馬尼刺，十一日佔領吉隆坡，十六日進攻緬甸米打，二十三日進攻平甸，二月十五日佔領新加坡，三月一日登陸爪哇，七日佔領緬甸首府仰光。日本海軍在太平洋橫衝直撞，英美步步退却，無法抵抗，這時我們已經獨力抵抗侵略四年半了。

日軍佔領仰光後，利用緬甸人仇恨英國人的心理，以驅逐英國人，幫助緬甸獨立為號召，所以緬甸人和新的侵略者站在一起，來對付舊的侵略者。有兩個英國人在仰光亞弄區第四號米廠倉庫秘密建立電臺，儲存了充足的電池，罐頭食物和一切日用品，由緬甸人做交通，不到五天，緬甸人告密，就被破壞了。英國人又在仰光對岸的

達拉村，建立了一個大規模的情報機構，由一個緬甸籍的印度人任報務員，很快被日本人逮捕，由他供出全部組織，好幾十人被逮捕。掠奪統制了緬甸六十年的英國侵略者，在仰光被日本人一掃而光。

仰光淪陷以後，盟國在緬甸的情報就全靠軍統局了。張我佛負責在仰光建立了四座秘密電臺，第二第四兩臺不幸失事，第一第三兩臺一直到抗戰結束，暢通無阻。第二臺臺長朱永祥，秘密設立在仰光市中心區交苗街，組長林永和負責掩護，他事先特做了一個豪華衣櫃，電機藏在夾層中，沒有想到，緬甸人藉仗日本人的勢力，到處搶劫中國人，闖進林家，硬要把衣櫃抬走。朱臺長為保護電機，被打成重傷，不治死亡。第四臺臺長林逸凡，秘密電臺建在距仰光二十五哩，位於伊洛瓦底支流西岸的吉叻縣市中心區，以雜貨店做掩護。一天夜裡林臺長正在樓上通報，日軍逐戶檢查，闖到樓上，林臺長抱着電機，從窗戶跳入伊洛瓦底江中，人機沉沒，壯烈成仁，敵僱人打撈，毫無結果。這兩座電臺失事，完全由於設計欠妥和工作大意，而兩位臺長與機共存亡的

決心，把軍統局的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

第一臺臺長程濟，在仰光北郊六里甘馬育，以肥皂廠為掩護，係戴先生親自批准，花了緬幣八千盾（黃金一百六十兩）購買的。由組長恩訓班第四期柯鴻圖任經理，他精明強幹，看見緬甸人搶劫華僑，得到日本人的密許，為保安全，將全廠工人組織起來，說明工廠是大家的，保住工廠，就保住個人的職業，全廠工人都願為保廠而努力，手執緬刀，輪流在廠外站崗，緬甸人幾次嘗試搶劫，都未得逞。電機藏在肥皂中，天線從木柱中引到屋頂，天衣無縫，日軍幾次檢查，都無結果，電臺通報，一天都沒有中斷。

第三臺臺長姚焯秀，以組員曹清泉家負責掩護，曹為恩訓班五期同學，住在仰光東郊漢汶區，住宅很大，以養鴨為生，電機藏在磚砌土灶夾層中。仰光淪陷後，曾有一排日軍住在曹家，無法通報。姚臺長為取得日軍好感，經常送鴨子和鴨蛋，建立了交情。緬甸人不敢前來搶劫。這一排日本兵祇住了一星期就移走了。因為住過日軍，好像多了一層保障。每日通報時，都由曹清泉的內弟放哨，不敢大意，非常安全。

張我佛爲使仰光站的兩座秘密電臺安全，避開日軍定向偵測，決定建立一座干擾臺，以導日軍測向臺錯誤方面。但是仰光並不存有電機，必須到臘戍領取。攜帶一部無線電機作長途旅行，極不安全，日本人對交通檢查，非常嚴格，尤其對中國人和印度人特別注意，於是決定由張我佛的緬甸太太馬慧丁負擔這項艱巨的任務。她偕同他的母親和八歲的小妹妹，假裝赴緬北各地禮佛，到達臘戍，領到一部電機，藏在一隻大提籃的底層，上面放了一些土產及禮佛用品。馬慧丁一行由臘戍乘汽車西行到當陽，到各佛寺禮佛，再由當陽往望瀨，由望瀨到曼德勒。

從曼德勒坐火車回仰光，是最麻煩的一段路程，必須避開日本憲兵檢查，才能安全。馬慧丁母女三人上了火車，她一眼看見一個日本軍官對面有空位，於是選擇了這個坐位，順手把提籃塞在日本軍官坐下。因爲她們母女三人攜帶的大包小包到處放置，不會引起人家懷疑。馬慧丁是智慧很高而又非常勇敢的女性，日本人既然拉攏緬甸人，她就用緬甸話恭維日本軍官，日本軍官也藉學緬甸話和她攀談，有時逗引小妹妹玩，關係搞得非常和諧。車行不久，日本憲兵開始嚴密檢查，檢查到馬慧丁座位時，先向日本軍官敬個禮：看見她們是三位緬甸婦女，又和日本軍官很友善，根本沒有檢查，就過去了。到達仰光車站，下車時，日本軍官命日本兵替她們提着提籃出站，順利通過出站檢查，是一趟非常成功的交通旅行，得到戴先生的特別獎勵。戴先生領導的工作，所以能够發揮效力，除了他的同志忠心努力，

連他們的眷屬親戚，都間接爲他而工作。電機運到仰光，立刻建立了干擾臺，暗中保護第一臺和第三臺安全工作。

四一醫院及圖書館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是軍統局成立十週年，爲紀念十週年，戴先生立下兩個宏願，成立「四一圖書館」和「四一醫院」。四一圖書館希望擁有十萬冊古今中外的書籍，四一醫院希望有一千張病床，軍統局的同志和眷屬有病，可以由自己的醫院治療。

四一圖書館的書籍，鼓勵由同志們呈獻。戴先生有個很大的願望，希望能够蒐集齊全各省通志，各縣縣志，使四一圖書館成爲全國志書最完整的圖書館。他的同志遍佈全國，蒐集全國的省縣志，似乎並不困難，可惜主辦的人並沒有認真去做，積極進行，而淪陷地區蒐集困難，未能達成願望。

戴先生以爲一個中國人，總應當能够寫一封通順的書信，清楚的報告。所以各訓練班招生，他一再指示，一定要國文程度好。他認爲一個人的浩然正氣，犧牲精神，都是從讀書得來的。他說：「讀書是很重要的，中國人對於全國的歷史和文學必定要瞭解，然後才算是一個中國人，也才能長進。我現在提倡，今後各位每天早晨，必定要讀四書五經等，先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及各經，後選唐宋各大家的散文或韻文。讀時要高聲朗誦，這就是養浩然之氣的工夫，要學到動心忍性，能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這種工作和知識，就是要效法歷史上的聖賢豪傑，而和他們在精神上相通。」

又說：「我常常說，我們特種工作人員每到一個地方，必須入境問俗，處處研究，遇事留心，二鳥同飛，知其雄雌。我們要處理某一方面的情報，一定要先明瞭當地風土人情、政治經濟、生產建設、交通運輸……等實際情形。」

這就是戴先生爲甚麼要成立圖書館，又爲甚麼要蒐集省縣志的原因，因爲特種工作人員所要知道的情形，地方志都有詳細的記載，所以地方志書是特種工作人員必須研究參考的書籍。戴先生要同志們蒐輯省縣志，藏於四一圖書館，其原因在此。

那時軍統局有兩個醫務所，一個在曾家岩，一個在羅家灣，設備選不差。三十一年戴先生視察東南返回重慶以後，詢問黃少忠有關醫療方面的情形。黃少忠說：「本局官兵及眷屬人數衆多，往往一日之間，有兩三人須要轉送醫院治療，而較好的公立醫院均設在鄉下，轉送費時，且時常因無空位可以容納，使病情拖延，誠非同志及眷屬之福。尤其本局工作特殊，同志身份都屬秘密，因送醫院治病而暴露，則影響實大，故建議於本局設立醫院，以彌補以上各項缺點。」

戴先生接納了黃少忠的建議，指定他草擬設立醫院的計劃，並開始着手興建，他要建立一個一千病床的大醫院。

戴先生要同志們尊敬醫師，他說：「我們應該尊重教師，因爲我們的知識是由教師傳授來的，接受教師的教導，我們才能發揮智慧，擔負軍

命工作。我們也應該尊重醫師，因為我們的身體由醫師保障健康，接受醫師的指導，我們才能增進體力，為國家效命。」

為了健康需要醫院，為了健康也需要尊敬醫生，戴先生氣度永遠是恢宏的，假定他不是殉職，一個設備完善，有一千個病床的醫院，會在上海建立起來。可惜許多偉大的計劃都隨他殉職而俱去，豈祇是醫院一事嗎？

美國人眼中的戴笠

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後不久，美國大西洋艦隊司令金氏海軍上將 (Admiral Ernest J. King) 出任海軍軍令部部長。一天召見梅樂斯海軍中校 (Commander Milton E. Miles)，告訴他：「你現在到中國去，儘快的建立一些基地。

主要的意思，盡你所能，替美國海軍準備在三四年内在中國沿海登陸。同時盡你的力量，協助海軍，擾亂日軍。」

到別的國家去，在敵人佔據的區域建立基地，準備登陸，談何容易。梅樂斯不願意擔任這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是金氏上將告訴他：「這是給你的命令，機密命令，不能告訴任何人，現在就去！」

金氏上將命令梅樂斯到中國，是李威廉少將 (Rear Admiral Willis A. Lee) 推薦的，後來金氏上將、李少將、梅樂斯和中國駐美大使館副武官蕭勃上校在華盛頓大飯店開了一個房間，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因為海軍部保密太差，才到大飯店開會。蕭勃告訴他們，中國方面有很

多方法，可以協助美國。

蕭勃告訴梅樂斯，他到中國的問題，要請示蔣委員長。過了幾天，蕭勃接到覆電，告訴梅樂斯：「委員長歡迎你到中國，並且指定戴笠將軍照拂你。」

「戴笠將軍是誰？」梅樂斯問。

「他是蔣委員長幕僚中一位極重要的人物，是個好人，可以為你安排一切。」蕭勃並且為他介紹了有關戴笠將軍的一切，祇有在戴將軍協助之下，他的任務才能够輕而易舉地完成，不會有甚麼困難。

梅樂斯為了進一步的了解戴笠將軍，到國務院和陸海軍情報署去閱讀有關的資料，不看這些情報資料還好，看過以後，非常使他洩氣，據另一種戰爭的記載：

「根據這些資料，細節大體沒有甚麼出入，結論更是如出一轍。其中都說戴笠是一個出名的刺客，又說他是一個與『蓋世太保』類似的神秘組織的頭目，那組織在上海一帶被稱為『藍衣社』。而且，他主持專門囚禁政敵的『集中營』。據說他非常不喜歡外國人，因此，絕少有外國人能够見到他的面。這些資料幾乎都形容他是一個罪惡的人，任意對人施以鞭撻。其中有一個資料，竟說他曾殺害他自己的母親兩次之多。當然，這最後的一段是絕對無法置信的。不過，當我看到有一件報告，上面有我在海軍官校同班同學麥克胡 (Captain James M. Mchugh) 的簽名，他當時仍在重慶 (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他的報告內容等於說，戴將軍是一個聲名狼藉的

人。

由於以上情報，所以後來當我向某些人當面請教時，他們勸我最好離開戴笠遠遠的，我也不再以為異。不論如何，我已奉命前往中國，而且大家都曉得，我一且到達中國之後，如果不得戴笠的同意，我甚麼地方也去不了。」

美國人所做的情報，竟荒唐到這種地步，無疑的，這些做情報的人太過幼稚，道聽途說，實際上是上了中美兩國共產黨的大當，共產黨最怕戴笠，所以散佈謠言，誹謗、誣蔑他。美國的情報人員當做真實的故事，報到美國去。三十一年 (一九四二) 四月梅樂斯到了重慶，麥克胡陪梅樂斯參加過戴先生的會報和好幾次宴會。直到戴先生答應親自陪梅樂斯到中國東南沿海實地觀察，麥克胡和高恩大使還認為簡直是不可能的故事。

另一種戰爭還載有美國對戴先生錯誤的見解，梅樂斯說：「我不時聽到美國的文武官員很鄭重地講起，戴笠是一個惡棍，是民主政治的威脅。我奇怪，究竟是甚麼人能使他們如此深信不疑？難道他們對戴笠的瞭解竟會比我還多？難道他們認為我是又瞎又聾又白癡嗎？還是認為我存心要與一個惡棍勾結起來呢？如果我真那樣子的話，目的何在？」

又說：「究竟爲了甚麼緣故，受了甚麼人的影響，我們的供應受到這麼多的阻礙？在一九四三年的時候，我還弄不清楚在中間作祟的究竟是中國人、英國人、戰略局、美國陸軍，或者祇是由於運氣不好和不可理喻的意外。後來我漸漸相信，這樣做的打擊目標，乃是戴笠將軍。這究竟

是因為他不貪污、不腐化，或者權力太大，還是反共太堅決，我就不得而知了。」後來梅樂斯認為是英國人搗的鬼，實際上是滲透到美國政府的美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裏裏為奸，所製造的謠言，使美國政府文武官員深信不疑，國際共產黨的力量大到甚麼程度，可想而知了。

戴先生說：「我們的一切一切，都是為領袖執行決策運用，為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而貢獻。一般反對黨不滿意我們，說中國要走上特務政治，走向獨裁的道路，這祇是一種惡意的誣蔑。但我們看看，英國不是獨裁國家，有沒有特務？美國是民主先進國家，有沒有特務？」但是，美國做特務的人員，都把誣蔑的宣傳，當做是真實的情報，多麼愚蠢，而造成今日的國際局勢，可歎！亦復可笑。

組織訓練考核獎懲

韓信將兵，多多益善，然而將兵容易將將難。戴先生領導的十萬同志，有將軍、有留學生，有凡夫走卒，形形色色，從事五花八門的抗戰工作，而能够樣樣做得有成效。除了戴先生個人具有至高的信仰，堅強的意志，卓越的才能，充沛的精力，熾熱的情緒，敏捷的思考以外；他信任領導幹部，能够為他們負責，使每一個獨當一面的負責幹部，都能竭忠盡智，放手去做。而一般幹部受過嚴格的訓練，信仰堅定，工作熱心，再加上紀律嚴森，功過分明，賞罰公道，也是很大的原因。

戴先生領導十萬人的龐大團體，是運用「組

織、訓練、考核、獎懲」八個字，一貫地切實去做。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總理紀念週說：

「我認為偉大的任務，要有健全的人來擔當，才能完成。本着這個信念，我們先求得革命的同志。有了同志之後，我們怎樣做法呢？團體始終掌握八個字，就是「組織」、「訓練」、「考核」、「獎懲」。今後我們的作風，一方面是組織，一方面是訓練。訓練之後使用，在使用當中還要不斷的考核，明是非，論功過，實行賞罰，來鼓勵同志，警惕同志。使得所有的同志都能覺悟，貪夫廉，懦夫立，每一同志都能够成為健全的戰鬥員。只要我們能够時刻把握組織、訓練、考核、獎懲八個字，絲毫不放鬆，相信我們團體是不會退步的。因為今天的中國，一般人雖在做，但總是做得不徹底，我們就不能這樣。我們團體比較起來之所以差強人意也在此。」

「要知道我們今天甚麼事情都要鐵面無私，毫不徇情，然後我們的人事才能一天天地健全起來。事在人為，如果在人的方面，我們每一同志都能配合得當，都能够動員起來；在事的方面，我們又能够有計劃、有步驟、有條理、有程序的去。現在我們的事緒雖多，相信並不怎樣困難，問題只要各級幹部同志能够切切實實負責任。以上是講團體方面的決心和辦法，至於在同志方面，第一要深切體會領袖告訴我們的兩句話：第一句是「革命的勢力是新舊交替的」，第二句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這裏所謂新舊，並不是指參加工作的遲早而言，而是拿一個人對革命有沒有退化，對時代有沒有落伍來衡量。我常

常說，歷史是難能可貴的，但歷史不是打仗吃十年飯就算歷史，沒有功績，至少也有勞績。我們對同志，一方面當然是要顧及歷史，一方面還要知道歷史是由汗血寫成的。沒有汗血的歷史，這個歷史是不值半文錢的。因此，團體的觀點是這樣的：誰能够把握時代，能够循着我們共同遵守的原則，依照我們共同行動的綱領去做，誰就是我們的同志，團體一定保障他。否則便是我們的敵人。這種一貫的作風，相信今後無論如何是不會變的。第二要知道，我們對團體，有意見可以向上面貢獻，但不能有個人的請求。十年來我對領袖，差不多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這中間我絕對沒有個人的要求。希望我們同志對團體，也要如此。要知道，只要個人能够盡到自己的職責，上面自有考核。考核的結果，好的人一定會隨着制度起來的，用不到自己來打算。」

又說：「我們講運用組織，先要運用個人的組織，再運用團體的組織。運用個人組織，就是心到、眼到、口到、手到、腳到；運用團體組織，就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無論組織多大，只要由個人的組織運用到團體的組織，由個人的進德修業，達到團體的進德修業，工作沒有推不動的。」

戴先生重視訓練，關於軍統局的訓練工作，已詳有關訓練各節。戴先生為甚麼重視督察工作？督察的任務就是考核，要使考核工作有效，所以厲行督察制度。軍統局的紀律非常嚴厲，絕不馬虎，其效果就是表示在獎懲方面。戴先生運用組織、訓練、考核、獎懲八個字，來掌握指揮十

萬人的革命團體，才能得心應手，發生極大的效能，創造下輝煌燦爛的光榮歷史。

中國宴會沒有鷄鴨

梅樂斯在印度加爾各答遇見他的海軍官校同班同學麥克胡，麥克胡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的武官，陪同駐華大使高思(C. E. Gauss)去新德里公幹完畢，正等候飛機返回重慶，於是讓他同機飛到重慶。

戴先生事先不知道他到達，所以沒有派人迎接他，不過當梅樂斯通過檢查處時，有位檢查人員曾經詢問他：「你認識蕭信如(勃)上校嗎？」

麥克胡曾邀梅樂斯和他同住，梅樂斯沒有接受，但是他在飛機場四顧茫然，不知道該怎麼辦。接高思大使的魯賓便把他帶到嘉陵賓館，暫時住下來。第二天早上他去拜訪麥克胡，走出嘉陵賓館，一部停在附近的雪佛蘭牌子的汽車開過來，打開車門，好像專為他預備的。麥克胡和他約妥，下午來接他，一同去看軍委會主管情報的楊宣誠將軍(軍令部第二廳廳長)。

「我希望能夠見到戴笠將軍！」談話的時候，梅樂斯對楊宣誠說：「因為朋友託我帶一包東西給他。」

「好！立即帶你去見他。」楊宣誠通過一次電話以後，很和藹的對他說。

最使梅樂斯驚奇的，楊宣誠的座車就是他早上坐過的那一輛車子，連司機都是一個人，他弄不清楚是怎麼一會事。楊宣誠把梅樂斯和麥克胡

帶到會家岩戴公館，介紹給一位副官，他就走了。梅樂斯更感到驚奇，他知道楊宣誠的官階比戴笠高，反而好像很尊敬戴笠先生的。

會家岩戴公館的會客室並不大，進門後穿過幾間房子才能到達，梅樂斯感覺到曲折折像座迷宮。他們在會客室等了不到一分鐘，戴先生就走進來了。談話開始，居然問到梅樂斯的兒子，還能叫出名字，好像對他的家庭非常熟悉，感覺到無比的親切。經過茶點以後，戴先生問他沿途的情形，對他不直接來中國，好像有點兒不太滿意。經他解釋是在安排將來運輸各種物資順利起見。

「你去可倫坡的目的是甚麼？」戴先生對梅樂斯一路的情形知道的很詳細，連他去過錫蘭都知道。因為戴先生不願意他和英國人發生任何關係，英國人和中國合作毫無誠意，已經在逐漸撤退中。

「我到錫蘭，是為了會晤美國海軍李末斯上校，他可能對新建立無線電播音站和轉運物資，對我有幫助。」

「梅中校！你願意住在城裏，還是住在城外？」戴先生對梅樂斯的回答好像很滿意，改變話題，問到有關居住的問題。

「那裏都沒有關係，因為我希望常常出門旅行。」梅樂斯回答。

「好的，我們來安排。本來我們該去看看為你準備好的房子，現在還沒有弄好，兩天之內你就可以搬進去。」戴先生給梅樂斯準備的房子，就是神仙洞雅德賓住過的餘廬，由劉鎮芳擔任翻

譯官，同他住在一起。

第二天戴先生邀請梅樂斯和麥克胡參加一次工作會報，據梅樂斯的記載：「我們很快就發現，戴笠是一個很能用人才的人，他手下的幹部，沒有一個是唯唯諾諾的人。當戴將軍要我簡報我的提議時，他們都非常注意傾聽，然後就毫無顧慮地發問，並且說出他們贊成或反對的理由來。我們提出的每一個細節，他們都獲得充分的了解，充分發揮了意見。當戴將軍表示原則同意之後，急切歸納大家的看法做出了結論，他們都在旁點頭，表示贊同。」

「這真是空前的事，」連麥克胡都驚奇地對梅樂斯說：「我在中國住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見過這些人。」

第二天梅樂斯移居餘廬，晚上戴先生為梅樂斯洗塵，請麥克胡和楊宣誠作陪。這一桌酒席沒有鷄鴨，麥克胡奇怪的問：「我知道像今天這種中國的正式宴會，怎麼會沒有鷄和鴨呢？」

「那是因為梅樂斯中校對於家禽之類，的食物會敏感，所以不備。」戴先生說。

原來戴先生對梅樂斯的食物敏感都已注意到了，梅樂斯倒不感覺奇怪，他知道一定是蕭信如上校報告過戴先生的。但是戴先生對於這樣小的事情都注意到，就不能不使他佩服了。席間梅樂斯提到，想到沿海走一趟。

「當然可以。」戴先生毫不考慮地答覆：「你可以跟我一道走，我們明天就出發。」

戴先生本來準備要到東南去，不過同桌吃飯的兩位同志提醒他，明天出發太倉促，重慶還有

些問題等待解決，於是決定下一個禮拜一出發。梅樂斯提出帶魯賽同行，戴先生也同意了。魯賽是一位學無線電的，曾在上海環球無線電公司工作過。

梅樂斯將軍東南行

梅樂斯到達重慶以後，對於戴先生的觀感是：「他身材比我稍矮，大概在五呎七吋左右。他穿着卡嘰布料的中山裝，熨得很平，上衣鈕扣一直排到領口，上面有翻過來的底領。他的樣子看起來似乎比蕭信如家裏的照片要老些。他目光炯炯有神，更非照片所能顯示出來的。」

「麥克胡過去雖然寫過對戴將軍極不友善的報告，可是，今日之會，也使他對這位目光敏銳的將軍觀感一新。」

「戴笠將軍似乎沒有想到誰比誰更優越的問題，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這就好了。至於我呢？他認為我可以幫助中國，而他也以對於我奉派到中國來的原由有所助益。因為這種緣故，他才同意與我結伴而行。麥克胡與高思大使都認為這簡直是不可能的。」

梅樂斯對中國的觀感呢？他說：「這時候，在短短的三個月之內，英國人，荷蘭人都先後在日本人手中吃了苦頭。美國強大的艦隊在珍珠港遭日方慘重的轟炸，兩艘英國的戰艦被炸沉在南海海底。香港、新加坡、爪哇都告陷落。馬尼拉也被佔領，美非軍民雖曾浴血奮戰，但也守不住巴丹，整個菲律賓與荷屬東印度全部淪入敵手。中國人曾孤軍奮戰，對付那同一敵人達數年之

久，而仍屹立不屈。誰還能對這個國家再加輕視？白種人優越的觀念漸漸消失了。過去，中國好似只有百分之六的獨立主權，但現在中國人却變成百分之二百的民族主義者。」

因為梅樂斯對中國、對戴先生的觀感這樣正確，彼此推誠合作，才奠定了中美合作所的穩定基礎。而美軍在中國登陸，關係着擊潰在中國的日本軍閥，關係着抗日戰爭勝利，戴先生當然全力支持。

戴先生因為東南的情況緊急，必須先行動身，去照料忠義救國軍，不能和梅樂斯一道走。於是麥克胡和高思很得意的說：「外國人是沒有一人能和中国特務機關合作的，戴將軍對於像這樣一類的事，有時雖然會答應，但是決不當真付諸實施的。」

梅樂斯已經知道一個英國代表團正準備飛回印度去，因為他們堅持要保持作業控制權，這是戴先生絕不允許的。梅樂斯心想易地而處，如果別的人來美國，我們也會要保持控制權的。我現在是在中國，如果中國人訂出一種規矩，我是願意遵照這種規矩去做的。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五月二十六日，劉鎮芳陪同梅樂斯、魯賽、事務人員、廚師、衛士，一共十二個人搭乘一輛道奇卡車離開重慶，向東南沿海前進，預定在福建浦城和戴先生會合。梅樂斯很驕傲地證明麥克胡和高思等人確定戴笠絕對不會准許一個外國人作這樣的旅行，是錯誤的想法，現在拿事實來粉碎他們的偏見，對中國的不誠懇和不了解。

梅樂斯在已經苦戰五年的中國，從頂西邊的重慶，經過七省，到達頂東邊一省福建的浦城，真是一次不平凡的偉大旅行。當他們到達浦城的時候，戴先生並不在浦城，但是梅樂斯以為「自從我在重慶着陸以來，雖然不過一個月的時間，但我已得到一個結論，戴將軍絕不是一個輕於承諾的人。」果然當他們離開浦城，去別的地方找他的時候，接到他的電話讓他們仍舊回到浦城相會。

梅樂斯在浦城，看到許多從淪陷地區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廈門，以及新近淪陷的香港來的幹部，向戴先生報告工作，使他對戴先生的組織和戴先生個人的能力，更格外增添了敬仰。

戴先生到達浦城的第二天，六月九日，敵機十一架轟炸浦城，可能敵人已經得到戴先生在浦城的情報。梅樂斯和戴先生坐在田埂的樹蔭下。戴先生對劉鎮芳說：「告訴梅樂斯，我希望他給我裝備訓練五萬游擊隊，去打日本人，能做到嗎？」

還沒有等梅樂斯回答，戴先生又說：「美國希望在中國做許多事：從北方西方的氣象報告，指示他們在海上的飛機和軍艦；關於日軍的意向和作戰活動的情報；在我們海峽和港中的水雷等。這些作業都需要保護，如果他把我們最可靠的五萬人組織起來，不但可以保護作業，而且可以為中國工作。」

緊接着又問：「你們國家能准許你接受在中國陸軍中當將軍的任命嗎？那樣我們就可以一同來運用這批訓練出來的人了。」

梅樂斯心想，接受這個提議並不吃虧，況且戴先生還建議共同作業控制，而在華盛頓接到的命令有「擾亂敵人」的任務。他必須立刻作決定，否則就會失去這個機會。於是回答：「O.K.」

戴先生很高興，伸出右手和梅樂斯握手，表示協議決定了一個問題。空襲過去，他們回到城裏，戴先生立刻把所有的人員組織起來，親自指揮救火。梅樂斯看見劉鎮芳在一所房屋裏，火焰從屋頂下來，趕緊進去救他。想不到劉鎮芳從另一門出去了，他的腿却受了傷。

在他們離開浦城，向海邊前進的時候，戴先生接到電報，委員長要他速回重慶，改由趙世瑞陪梅樂斯赴沿海一帶考察。十四日到達溫州，梅樂斯打算從沿海南行到福州，為了安全迅速，還是返回浦城，經建陽、建甌、南平，到達福州。福州會一度被敵人佔據而又放棄。從福州到廈門，由閩南車站長陳達元負責。梅樂斯為將來設立海岸觀察哨和無線電臺，以及登陸地點，沿着海岸南下；他都拍了照片。到達廈門附近，梅樂斯遵照戴先生告訴他化裝成挑夫，從廈門灣極北安海和深滬兩村中間，由游擊隊領導，搭乘一條舢舨，在光天化日之下，開往大小金門。雖然金門島上北面有一個村鎮被日軍佔領，他們仍然安全登陸。天色黃昏以後，乘舢舨在廈門島東側登陸，在山頂停留了一整天。這一天七月四日，正是美國的國慶日。晚上準備登上舢舨離開的時候，敵人開槍了，經過一陣交戰，敵人撤退，他們趕緊上船，離開不久，有六卡車援兵到了。這一仗

打死敵人不少，他們却全師而返，沒有損失一個人。梅樂斯不願陳達元反對，搭乘舢舨，在距離鼓浪嶼不遠，拍了許多照片。

第二天他們在海澄附近上岸，包了一條船，從水路到了漳州。從漳州步行到龍岩，他們原來乘坐的卡車正等候在那裏。乘車經贛州、曲江、衡陽、芷江、貴陽；返回重慶。

共產黨專打忠救軍

二十九年（一九三〇）一月，俞作柏調為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周偉龍接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撤消淞滬指揮部。忠義救國軍各部隊於三四月間集中浙江孝豐縮編整訓，共編成三個支隊，兩個行動總隊，一個特務大隊和一個軍官訓練隊。第一支隊王春暉，第二支隊李讓，第三支隊阮清源，南京行動總隊管容德，淞滬行動總隊盛瑜。總指揮部遷到安徽廣德。

十一月整訓完畢，敵偷襲廣德，一舉陷城。第一支隊王春暉固守南郊，第二天拂曉，出敵不意，身先士卒，率隊登城，敵惶恐撤退，損失慘重。王春暉勇敢善戰，一鳴驚人，大家叫他王老虎，戴先生非常高興，保送他入中央軍校高教班受訓，第一支隊指揮官由郭墨濤繼任。

整訓完畢的忠義救國軍，戰鬥力加強，奉戴先生命令，迅速挺進京滬淪陷地區。遂分為四路：第一路「蘇嘉滬區挺進縱隊」，以阮清源為指揮官，率第三支隊、教導第一團、淞滬行動總隊，向上海附近挺進；第二路「澄錫虞區挺進縱隊」，以郭墨濤為指揮官（後換汪浩然），率第一

支隊、澄錫虞別動總隊，向無錫江陰地區挺進；第三路「錫武宜區挺進縱隊」，以文德為指揮官，率第二支隊、第四支隊、教導第二團，向無錫武進地區挺進；第四路「京丹滬區挺進縱隊」，以管容德為指揮官，率南京行動總隊向南京附近挺進。

三十年一月阮清源的第一路縱隊開始行動，到五月間，已經在上海附近建立根據地。但澄錫虞地區自阮清源的第二縱隊調往孝豐整編後，這一地區就被垂涎很久的共產黨部隊侵入佔據了。所以第二路、第三路兩縱隊挺進，困難重重。

第二路挺進縱隊五月間沿太湖南岸進入阮清源的根據地，再向澄錫虞地區挺進。六月下旬，越過京滬路，抵達昆山以北陽澄湖附近，就遭遇敵軍和共產黨管文蔚部襲擊，為了早日抵達目的地，盡量避免激戰。向西進至江陰、無錫、常熟中間的顧山、北澗一帶，共產黨何克希、王必成部以三個團的兵力向我猛攻，激戰七小時，我軍將何克希擊斃，共軍才撤退。緊接着，敵又來襲擊，再向西進。抵達江陰的祝塘、璜塘，共產黨譚震林部又來攔擊，被我生俘四百多人，傷斃近千人，才向揚中撤退。

第三路挺進縱隊沿太湖西岸挺進，在宜興的芳橋、分水墩沿途遭受共產黨截擊，但他們的戰鬥力很差，不堪一擊。六月七日在中行橋擊退共軍後，又和敵軍激戰，大隊長黃樹善陣亡。八月下旬和第三路挺進縱隊會師江陰的皋岸附近，合力擊潰共產黨第六師。再西進到武進的焦溪，共產黨張之官部又來攻擊，我教導第二總隊長梅明

章、副總隊長周幹雲先後陣亡。我軍退守武進的焦溪附近，江陰、無錫、武進各縣敵軍都有增加，似準備包圍我軍。

十一月五日武進廣野師團的柳澤聯隊向我焦溪第一支隊進攻，姜建中勇敢善戰，部隊士氣旺盛，佔領河下橋陣地，堅強抵抗。激戰竟日，幾次肉搏，將敵擊退，並消滅敵田中中隊，獲得全勝。敵於是集中一個師團兵力，分路進擊，我兩縱隊為避免重大犧牲，且戰且退，渡過長江，轉到靖江、泰興地區。

管容德在南京附近基礎雄厚，率領第四挺進縱隊於六月間到達南京附近，曾一度佔領江浦，又自動放棄。七月和敵人激戰全椒西山，敵軍傷亡很重。

我到江北的部隊，在共產黨和敵軍環伺下，處境非常困難。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五月十三日敵突襲我泰縣孔家橋，縱隊指揮官文德等二十多人被俘，姜建中率隊尾追，終於救回文指揮官等幾人。返回江南後，在丹陽、金壇、武進地區活動，又與共產黨部隊戰於理莊橋、黑城橋。共產黨的部隊不打日本人，專打忠義救國軍，已成為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了。

黃埔精神軍人信條

軍統局的同志在八年抗戰的奮鬥中，冒險犯難，前仆後繼，寫下可歌可泣的光榮史篇，把「軍統局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什麼是「軍統局精神」？軍統局精神就是「黃埔精神」。戴先生的確是一位竭忠盡智，確確實實發揚黃埔精神的

黃埔學生。

什麼是「黃埔精神」呢？三十一年八月戴先生對稅警團說：「你們是革命軍人，就要發揚黃埔精神，黃埔精神就是：不要錢、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所以你們一定要做到不要錢，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的基本信條，方不愧為革命軍人。」

又說：「我們知道，領袖在黃埔的時候，曾經手訂『親愛精誠』作為軍校校訓。什麼是『親愛精誠』呢？領袖又有四句口號：『不貪污，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這四句口號就可說是親愛精誠的註腳。他處處拿這幾句話來要求大家做到，並且在行動上要求大家一致發揮這種精神，因此產生出偉大的革命力量。」

他又下令給東南南各同志：「一個革命者必須做到：不怕死，不要錢，不為名，不爭功，愛國家，愛百姓，愛部屬，愛團體；見義勇為，當仁不讓，樹立正氣，轉移風氣，此為本局工作同志，應密切注意，努力實踐者也。」

戴先生對於這四條軍人信條，都有精闢的議論。

不要錢（不貪污）——「一個人如果為了私人的慾望作打算，自己的努力是為了要追求利益，那就非常危險。我們知道大家腦子裏想些什麼，是要創造光榮歷史，發揚清白家風呢？還是在為個人的企求而打算？如果一個人只為功名利祿而努力，那是革命的騙子！我們的清白家風，決不容許有這種的現象。」

「假如大家還有心靈，不情願叫十幾年來同

志們的血汗淚白流了的話，是真正為了革命，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解決個人生活問題而來。就應該有志氣，有出息，抬起頭來，挺起胸膛，豎起脊梁，大踏步前進！」

不怕死——「我們要以數十年必死之生命，充滿新鮮活潑的朝氣，發動轟轟烈烈的奮鬥，為國家民族綿延無疆之命脈。如是，我們生不虛生，死不枉死！」

「現在世界無論那一個國家，無論那一個民族，要想求得生活生存，都非犧牲流血不可。誰能够犧牲流血，誰就能够得到生活生存的權利。要知道戰爭原來就是流血的，殘酷的，沒有很大的犧牲，決得不到很大的代價。」

「特種工作就是人之所不能為者我能為，人之所不屑為者我屑為，人之所不願為者我願為？人之所不敢為者我敢為。」

愛國家——「如國家不能生存，個人安能生存。即能圖得一時之生存，也不過是奴隸牛馬。今天如果我們不能在死亡線上掙扎，求得整個民族的生存，有朝一日，國家亡，我們生活在甚麼地方？」

「我們一切都是為了國家，都聽命於領袖，在此前提之下，我們來獻身努力，促成主義的實現，求得革命的完成。」

「領袖鑒於中國的危險，前途的暗淡，特成立本局，並指示本局工作的方針與途徑。簡括之則為『殺敵除奸』四字。很明顯的，殺敵在驅除日本，收回失地，奪回主權，使國家安全獨立。除奸則在掃蕩肅清出賣國家，反對革命，破壞統

「一之奸僞叛徒。」

愛百姓——總理的偉大就在於能够先人後己，先公後私。要爲自己先爲他人，要爭取個人的利益，首先爭取羣衆的利益。總理的一生，可以說是爲革命而生，爲革命而死。唯其如此，所以到今天，本黨不朽，總理不朽。」

「大家要做各部隊的模範，做振奮士氣的先鋒，必須本身能够恪守軍人四大信條，『不怕死，不貪財，愛國家，愛百姓。』現在淪陷區老百姓，都希望中央能够早日反攻，肅清奸黨，拯斯民於水火，奠國基於磐石，使他們能够安居樂業。那麼，我們就應該站在保國衛民的崗位上，去履行我們的任務。」

還有爲了老百姓有穿，他搶運搶購棉紗布匹；爲了老百姓有鹽吃，他請史春森到敵區，把餘姚、岱山的食鹽運到後方，都是「愛百姓」的具體行動，不是空口說白話。

不准兒子帶領軍隊

戴先生的獨生子善武，又名藏宜，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出生，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已經二十八歲，在他的家鄉保安辦一所私立小學。三十一年六月七日，浙江敵軍陷衢州，八月二十八日經國軍收復。在敵軍佔據衢州期間，戴善武以爲抗日救國，人人有責，於是收編鄰縣的游雜部隊，組織自衛團，藉以抗敵。戴先生聽到這個消息，非常着急，認爲他自己的兒子不應當在地方上胡來，除了分電郭履洲、毛萬里，要他們負責解決，並嚴厲電告善武，必須立刻交出部隊，毫

不姑息。

從戴先生九月間給郭履洲和毛萬里的電報，就知道他對這件事怎樣重視，怎樣焦慮，絕不容許他的兒子藉上他的威望胡來，讓他受累。

給建陽第三戰區長官部督導組郭履洲的電報：「小兒善武，受人愚弄，於敵寇佔領衢江時，收編鄰縣散匪及零星部隊，企圖抗敵自衛。渠祇憑熱血，不知利害，弟已迭電，責其速將部隊完全交兄負責，以善其後矣。現敵寇已節節撤退，是項部隊，必須迅行處置，萬不可再任無知小兒，受人愚弄，將來貽禍地方，弟亦受其拖累。是項部隊，最好由兄呈請長官部處理，但不可提及保善武所收編也。如長官部不受理，因忠義救國軍現有缺額，其中體格強健，有槍枝可用，願參加前線抗戰者，請即就近派遣軍校出身之幹練同學負責改編，率往廣德。否則，請就地繳械遣散，並酌發遣散費。此事關係重大，務請兄即與萬里兄密商照辦爲要。」

給福建浦城軍統局東南辦事處主任毛萬里的電報，雖比較簡單，但責成他必須負責，並盼立即將辦理情形答覆。電文：「浦城萬里兄：佳戌電奉悉。善武決不能成立自衛團，弟前已有電致七十四軍王軍長轉知張培森矣。奉化縣政府之槍枝，吾人斷不可接收。善武胡爲，必須予以制止。否則弟將爲其所累矣。如已集有壯丁，應立即予以解散，此事兄必須負責也。如何？盼立即電復。」

再看由毛萬里轉給戴善武的電報，如不遵照他的指示，交出部隊，就要脫離父子關係，斷絕

接濟，情況是怎樣的嚴重？「浦城、萬里兄立即轉善武如見：本局無收編部隊權力，你亦非軍統局之工作人員。你究受何人命令？擅自收編部隊。你如再不覺悟，將部隊完全交出，願即刻開往廣德，編入忠義救國軍者，希立即點交郭履洲先生接收。不願即刻開往廣德者，應即令解散歸田。否則，我必與你脫離父子關係，並斷絕一切接濟，特電嚴囑。笠手啓，冬亥渝。卅一、九、二。」

東南特警班的組訓

敵發動珍珠港事變，積極南侵，沿海工作越發重要。敵既然和全世界爲敵，必然加速其崩潰。爲加強東南各地及敵後工作，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九月，在福建建甌成立建甌訓練班，簡稱「東南班」，與西北蘭州訓練班，西南息烽訓練班鼎足而三。建甌訓練班的訓練方針，課程內容，和息烽訓練班一樣，分情報、警政、電訊、郵檢四系。第一期（特警班第五期）金樹榮、桂運昌先後任副主任，畢業學生七百一十九人。第二期（特警班第六期）林超任副主任，爲開展臺灣工作，招收臺灣青年一百一十三人，特設臺灣訓練班，畢業學生一千一百二十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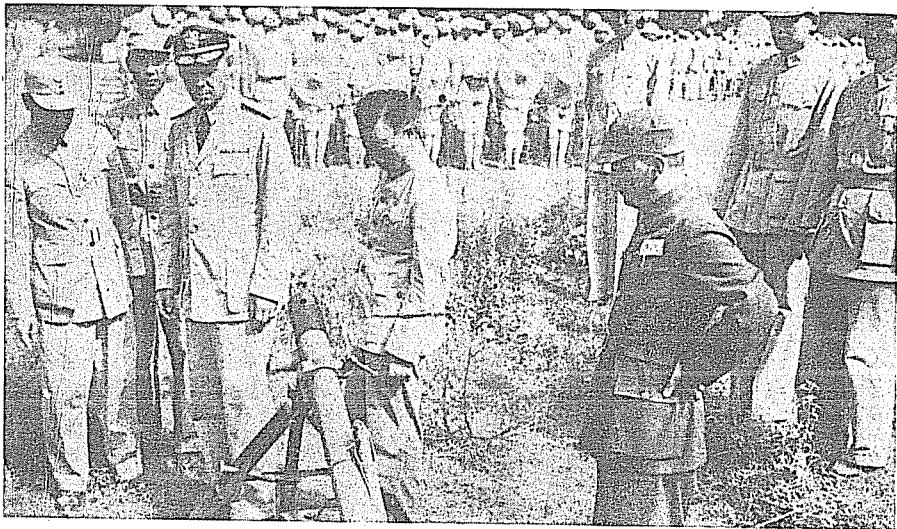
戴先生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七月給王孔安和桂運昌的電報說：「(1)東南訓練班學生，經此次加強訓練後，官生精神甚佳，聞之甚慰！(2)在此加強訓練之時，對各生之思想，與其過去生活之情形，及社會與家庭之關係，及其所長等，均須作盡貴之考核與記載。(3)吾人訓練之失敗，在

於不能把握現實，將本局當前對某一地區工作之需要，與某工作需要何種人去幹，在某種環境之下，需要何種方法，方能達成，與各種技術問題之補救等，詳加研討，致各班照樣葫蘆，千篇一律，使學生一知半解，一經實際工作，只有失敗。此急須與局本部密切聯絡詳加商討，切實改進也。否則，此次加強訓練，仍必失敗。(4)特警系高幹班學生均須嚴格考選，寧缺勿濫。尤其高幹班學生身體如不健強，國文如不優良，腦筋不靈敏，年非在二十四歲以上者，可不必錄取。(5)東南訓練班學生畢業之期在四月中，決由弟親來主持。」

又關於東南班第二期招生，曾電馬志超（時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毛萬里（時任東南辦事處主任）等詳加指示「(1)本期學生必須力求體格之健強與國文之通順，年齡在二十二歲以上，三十二歲以下，如過去曾在社會服務與有職業者更佳。(2)本期訓練將分兩級，將高中以上畢業或社會已有地位與關係而能力優越者編入甲級，必要時並得縮短訓練時間，並增加其受訓時之津貼；將初中以上畢業尚未做過事情者編入乙級，其受訓期定為入伍生四個月，分系八個月。(3)女生必須擇體格強健，品貌優良，國文或英文有根柢者，否則寧缺勿濫。(4)本期學生之招收，應由各負責同志盡量運用各種關係，作積極之吸收與嚴格之考試，暫定總額為七百人，但須嚴防共黨份子之混入。(5)對江浙皖贛各淪陷區之學生，必須多方設法爭取。(6)忠救軍之額外官佐，未曾受過本局訓練者，准予投考。(7)本期學生經各地區分別

考試後及格者，應於七月十五日以前向建甌報到。」

東南訓練班畢業現在臺灣工作，比較知名的



(上) 戴笠將軍（前排左）與梅樂斯（前排左二）視察忠義救國軍之情景。

如：臺北市警察局龍山分局長吳國藩、臺南縣警察局長張世松、調查局第四處處長顧龍大、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副局長許足知等。



(下) 梅樂斯（前排右二）在閩海前線考察時留影。